

文化评弹 康可可
琼剧流芳



琼剧《苏东坡在海南》剧照。 资料图

近日,我观看了新编历史琼剧《苏东坡在海南》。

《苏东坡在海南》让我觉得与琼剧相见恨晚,它完全颠覆了我对戏曲的认知。纵观全剧,首先,演员的唱腔、念白、身段,功底很是了得,肢体语言和舞台调度丰富且得体。无论主角与配角,都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其次,服装设计考究,舞美简约且显时代感。编创者对苏东坡的刻画凸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而这一亘古不变的情怀,使当代观众与千年前大文豪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产生了深度共情,也着实戳中了我的泪腺,让我深深感动。

“载酒堂”被强令闭馆,好友张中被牵连,苏东坡无处安身,只能露宿荒郊,多重打击让他完全缓不过神来。面对呆坐于地的父亲,苏过百般呼唤无果,于绝望中伏地嚎啕大哭。这哭声将苏东坡拉回到现实,他心疼儿子,决绝地劝儿子渡海回家。然而,当晚上梦见亡妻王弗时,褪去慈父坚强外表的苏轼,却露出了内心柔弱的一面,他对爱人千般挽留,求她留下来陪伴孤独的自己,一句“谁不想儿孙满堂膝间绕”,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寂寞与苦楚。此时,我心生感慨:这才是苏东坡,一位兼具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的文人,在遇到人生绝境时也会有百般困苦,但他总能在逆境中与自己和解,不论身处何处,听从内心,爱我所爱,行我所行,不忘初心,历经沧桑后依然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把生活过成了诗。惟其如此,他的精神和才华,才能因感动和激励无数后人而流芳百世。

感谢首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演出季活动,让我们对苏东坡的认识超越诗赋的美,穿越千年的漫长。如果说音舞诗画《不老的东坡》让我品到了诗酒的醇香,见识了潇洒飘逸的文豪苏东坡,那么琼剧《苏东坡在海南》则让苏东坡在我的认知中更加亲切、立体和丰满。不同的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它们相互借鉴,互为滋养,才能百花齐放,琼剧与舞蹈也就成了我与我的研究生们在归途中一路比较的对象。

从与海南省琼剧院院长、同时也是此剧的出品人杨济铭谈话中得知,目前我省琼剧演员的培养体系已日趋完善和成熟,海南省琼剧院的青年演员大多完成了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的琼剧专业教育,进入琼剧院后,又通过传帮带的传承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艺术修养。这一极具海南

特色的传承之路,正是琼剧艺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保障,今日《苏东坡在海南》的惊艳演出,完美地诠释了这种传承的价值。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如我一样,因《苏东坡在海南》而认识琼剧,爱上琼剧。

市井烟火 卞玉姝
与鸟为邻

轻风吹拂,午后的阳光在窗前龙眼树上摇晃,几只小鸟从不远处的高压线上飞了过来,在枝叶间上下跳跃,使原本安静的院落一下子欢腾起来。

它们是这里的常客。三年前搬入这个院子后,鸟儿们便成了我的邻居,它们常常三五成群飞来,或在院墙上翻飞,或落在母亲的菜园里觅食,有时还会飞到树枝或屋顶上欢叫。每次得闲的时候,我都会泡上一壶茶,坐在临窗的茶台边,静静地欣赏这些可爱的小生灵,聆听它们的吟唱,体会它们的喜怒哀乐。

在这些小鸟中,叫得上名字的有家八哥、斑鸠、麻雀等,有一些已经持续光顾我家院落两三年了,我却一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都怪自己识鸟太少。其中,家八哥来得比较频繁。在我不经意间,它们会飞到窗外,一遍一遍地鸣叫,声音一阵高过一阵,好像在比试谁叫得欢。有好几个早上,我是被它们的叫声唤醒的。它们大都中等体型,站立时体色接近巧克力色或灰色,飞行时翅膀上可见白色斑纹,样子很逗人喜欢。观察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家八哥和人一样,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在阳台的背角处,一对对家八哥出现,叫声清脆响亮,这是心情愉悦的表现。它们打情骂俏的动作非常亲密,雄鸟会不停地触碰雌鸟,而开始时,雌鸟有些女性般的矜持,它会做出躲闪的动作。到了最后,情到深处,它们会扭打在一起,两对翅膀不停地扑腾,发出很大的响动声。一天早上,我刚刚醒来,想在床上赖一会儿。忽然,窗外传来异样的响动,一阵一阵的。我很是纳闷,这一大早,是什么东西在捣乱呢?拉开窗帘一看,是一对家八哥在相互嬉闹。看来,我出现得不是时候。它们慌张地退到一边,而后扇动翅膀飞走了,遗下一串遗憾的叫声。

鸟儿们也会争风吃醋。我曾看见三只小鸟一起飞到阳台上,起初它们的叫声轻且短,渐渐地,叫声变得急促高亢,最后两只雄鸟竟然打了起来,败下阵来的那只雄鸟悲鸣着飞入了院子东侧的桉树林中,而剩下的两只小鸟,则继续啁啾,眉来眼去,缠缠绵绵。

小鸟们来多了,逐渐地把院子当成了自己的家,它们在屋檐下、阳台边、走道上,随时随处留下粪便,每一次,我们都唠叨几句,然后不厌其烦地清扫,心里并不是很生气,那种感觉好像是对犯错的孩子责怪了几声。有一次,妻子发现晾晒在屋檐下的衣服,有三件粘上了鸟粪便,她没过多表示,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我想,若是别的动物把她衣服弄脏了,她一定会非常生气。

院子北侧是一片荒地,平常只有野草和一些虫子在那里安家。几天前的某个早上,两位放牛的老人忽然

赶来几十头黄牛,这动静可不小,草丛里安静惯了的小飞虫开始躁动起来,有几只还飞到了我家院里。更出乎意料的,是随之而来的十来只白鹭。这些经常在水田里或水塘边出现的白色精灵,第一次出现在我家门前,着实让我和妻子惊喜一番。要知道,院子周边都是干燥的坡地,要说有水的地方,也只是一公里之外的高坡岭水库。白鹭们的出现,一下子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它们时而低头觅食,时而从草地上一跃而起,环绕在牛群上方轻盈地飞舞,那洁白的身影优雅飘逸。妻子赶紧凑到院墙边,举起手机拍照,把美好的瞬间定格凝固。

长期与鸟为邻,你会发现,小鸟的到来会影响人的心境。当你心情好的时候,感觉小鸟一直在歌唱;当你孤独忧郁时,小鸟也可能真的在歌唱,而你却听出了悲声。但有一点我是始终相信的,小鸟的欢乐能缓解人的悲伤情绪。当心情郁闷的时候,看着鸟儿上下欢腾,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并不都是灰暗的,快乐时刻在身边演绎,这无形的力量会让人瞬间豁然开朗,然后坦然地面对现实。

文艺小札 周芙蓉
时光有痕,不负遇见

静坐夏夜,天宇薄明,苍穹如盖,白天带火的风终于有了几分柔情。逝去的日子如一帧帧画扑面而来,在时光的银幕上,或深或浅。

一个人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遇见,诚如董卿所言,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到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每天都有匆匆而过的擦肩,也有怦然心动的遇见。于我而言,选择了教师生涯,也就选择了和纯真、奋斗相伴一生。

抖擞一春尘土债,亦道春风为我来。当万物抖落满身的枯索和沉重时,校园里时有幽香来撩拨鼻翼,原来玉兰花又绽放了,似一个个冰清玉洁的少女,亭亭玉立于高高的树干中。这时,一双手从二楼走廊伸出去,恰好是摘花的高度,我忙制止:“人家积攒了一冬的力量和运气,才得以在春风里吐露芬芳,展现笑靥,你怎么忍心扼杀这样的美好呢?”学生侧过头来,心有所悟地重复我说的话,“我要把这句话写到我的摘抄本上去”,然后笑意盈盈地跑开了。

坐想微风过荷叶,梦成疏雨滴梧桐。斑斓的夏天也是滚烫的夏天,青少年时期所有的重大考试都在这个季节举行。虽然也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迷茫,但更多的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笃定。紧张的备考,真诚的谈心,有效的查漏补缺,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考前,“三人行”“抬状元”等趣味减压游戏,让久积的压力在开怀大笑中释放。轻装上阵、意气风发才能更好地诠释青春期的自信和从容。临进考场时,“老师,握个手,让我沾点才气!”“老师,拥抱一下,幸运附体!”雀跃的身影,忙碌的笔尖,足以舞动最绚丽的未来。

当楚天千里清秋转变为凄凄岁暮风,总有一些瞬间可咸可甜。那堂英语公开课,当图片、音频有条不紊地变

换,朗读、造句、角色扮演循序进行时,突然,一女生似发现新大陆一般,举着手兴奋地叫道:“老师,你的短裤没加S!”原来,那位老师在板书shorts时少写了个S。当寒风越来越紧,走出教室,迎接我们的除了呵气成霜的凛冽,可能还有学生穷追不舍的问题,或者,“老师,张开嘴!”当你还没反应过来时,味蕾已发现暖心的甜。

谁说教师这一职业是一眼可以望到头的呢?当你以鲜活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鲜活的面孔,当青春与奋斗撞了个满怀,我唯一的祈愿是:慢慢相遇,好好成长。

季候物语 靳小倡
露珠的品格

露珠是星月吐露一夜的精华,为小草精心打造的一枚珍珠钻戒。不信?你在清晨时走过一方草地,看那齐崭崭、湿漉漉的草尖上顶着一颗颗闪闪发亮的水珠,在晨曦中熠熠生辉,仿似美人手指上的珍珠钻戒。

把它比作美人手上的钻戒有些俗气,这草尖上的露珠比那更清雅,更秀美,它饱含大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天然无雕饰之痕,圆润无矫作之态,清新无脂粉之气。

小时候,很不喜欢这清晨的露珠。作为农村娃,天刚蒙蒙亮就得起来去打草,湿漉漉的青草打湿了破烂的布鞋,清晨的寒意从脚底一直穿透全身,哪还有心思去欣赏这露珠的美?

直到上初中,读到白居易的诗句“露白月微明,天凉景物清”后,忽然觉得早晨的露珠是那么美,自己又错过了多少美好的景致,而露珠的品格更是让我心生敬畏。

露由秋凉生,喜凉不喜暖。它把自己的诞辰,选在了凉意浸润的深秋之夜,它欣赏不到午时阳光的炽烈,亦欣赏不到黄昏晚霞的血色。它不与万物争暖,不与日光争辉,乐于用冷峻之气锻造晶莹的品质,用沉静之美去除浮华之表。

它无意于在日间邀宠,把内心的炽热化作甘露奉献给黑夜,在星光下默默地装扮一个清亮的世界。它不求伟岸的身躯,以低微的姿态潜润着萋萋芳草,蝉虫鸟豸,愉悦着那一方微观世界。

露珠的生命是短暂的,短得只有一夜,待到轻风一吹,晨光一晒,它便销声匿迹。但在春天的夜里,我却会想起它。



露珠。资料图